PL
2685
Z5 A4
1793
v.1

LIBRARY
AUG 25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乾隆癸丑年重鐫

燕黄尺牘

同人堂藏板

乾隆癸丑年重鐫

蘇黄尺牘

同人堂藏板

蘇黃尺牘題詞

蕭蕭九州茫茫千古
世無才人仰天悲號
不復有淚頹然高眠
空諸世界初無往來

於何酬答懵然廓然
忘我而已嗟非太上
逼而情生文字因緣
必種荆棘小禽啾啾
厥音嘈耳小蟲斑斑

其色刺眼三尺童子
拈筆弄墨上士大笑
不如且止古人往矣
其鬚其眉吾不得見
其謦其咳吾不得聞

若或如聞若或如見
日相親焉日左右焉
古人遇我我遇古人
此中妙理頗來於心
不可自問烏得爾語

然火於薪薪盡火滅
擊鼓有聲聲歇鼓寂
執薪求火執鼓問聲
大道無朕奈何迹求
如以迹求才人糟粕

何處羲有心所喜樂
任我竊取如蠡測海
亦謂是海如管窺天
不謂非天海天何常
自得而已郭向註壯

何復須詁詁者自詁
何與於莊請如是觀
毋煩擬議吳門黃始
漫識

蘇黃尺牘選一卷目次

吳郡黃始郜御儁箋

上卷

謝呂龍圖　與毛澤民推官
與溫公　再與傅道
與毛澤民　柬司馬溫公
又與毛澤民　與魯直
又與魯直　與彥正判官

再與喬直　與陳傳道
又與傳道　與龐安常
與陳公密　與李方叔
與吳秀才　與王敏仲
再與敏仲　又與敏仲
又與敏仲　與鄭靖老
與滕達道　與滕達道
又與滕達道　又與達道
與滕達道　再與滕達道

又與達道　與朱康叔
又與康叔　與康叔
與康叔　朱行中舍人
與李端叔　與李之儀
又與之儀　與黃師是
與廣西憲曹司勳　與馬祖仁
又與祖仁　與祖仁
與晦夫　與李無斁
與陳懷立　與李方叔

與徐仲車　與方叔
與孫叔靜　又與孫叔靜
再與叔靜　與孫叔靜
答劉貢父　又與貢父
答曾子宣　又與子宣
與李公擇　又與公擇
與傅維巖秘　與林天和長官
與蒲誠之　答楊濟甫
又與楊濟甫　答楊君孝

與大覺禪師璉公　答水陸通長老
與公操都管　與周開祖
答陳履常　與陳履常
答陳彞仲　又與程彞仲
答王慶源　又與王慶源
答余山寶覺禪師　答富道人
答蜀僧幾演　與人一
與人二　與眉守黎希聲
又與眉守黎希聲　答晁美叔

與蒲延淵　答王慶源
與鮮于子駿　又與子駿
與范子豐　與何正道敎
又與何正道　與歐陽仲純
答呂熙道　又與熙道
與范蜀公　又與范蜀公
答范蜀公　與王慶源
答言上人　答通禪師
答吳子野　又與吳子野

答道源和校　答李季
與陳季常　又與季常
再與季常　與子野
又與子野　與李公擇
又與公擇　答湖守刁景純
又與景純　與蘇景繁
又與景繁　又與景繁
又與蘇景繁　與蘇景繁
與景繁　與蘇景繁

與景繁
與錢道宜義
與江惇禮秀才
與江惇禮
與江秀才
又與江秀才
與江秀才
與徐司封
答湖守滕達道
答陳季常
又與季常
又覆季常
與錢世雄
與張朝請
又與張朝請
又與張朝請
又與張朝請
再與張朝請

與南華辯老　又與南華辯老
與參寥子　與參寥子
又與參寥子　又與參寥子
與泉老　與蒲傳正
與李公擇　與佛印
與周主簿
蘇黃尺牘一卷目次終

吳郡黃　始靜御箋輯　同學　語水朱　霆雨若　纂閱
茂苑葉　豐東銘

謝呂龍圖

前以拙納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而無以容其誅、又辱答教、言辭款密、禮遇優隆、而褒揚之句、有加於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珍函已捧受訖、謹藏之於家、以為子孫之實、觀蔀屋之陋、復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閣下暖然之春有

寫出無可大何之然

以嫗育成就之故也擇日齋沐再詣閣下臨紙瀝納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佛印寄東坡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邃寂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盻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此地位不知性命何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佛只是一个有血性男子子瞻不若一力承當把功名富貴置之泥土努力而前珍重珍重

世傳東坡豪邁不羈往往以口舌賈禍觀此書何
其卑恭自抑也杜陵云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
想豪邁之氣不得不為功名富貴所羈絏如佛印
言常省刼無數憂愁憤懣矣吾為三嘆

再與毛澤民推官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
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
音喜慰之極無以云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
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

袁巾卽與曾退如云瓶花序佳甚發前人所未發弟嘗謂少陵會法魏晉者坡公眞法班馬者若取其形似則今之多髯者皆孔子而面如削瓜者皆臯陶也不知雙石一記何得公推許乃爾

與溫公

春來景仁丈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抃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糾久稽裁謝悚怍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强顏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爲國自重

與溫公書簡淨莊潔茅鹿門呈申相國云翁好士之名滿天下天下士喁喁向風而思附恐後者無他鳳凰振翮于雲霄則樊籠之斥鷃數絨之鷦鷯亦爲竦翼而張翅焉情也傳曰聖賢之樂善也如貪其振滯也若轉圜惟相公留意先輩出語皆公而無私若今人上大老書不知如何忸怩矣

再與傳道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刋某拙文欲毀其板刻欲更令人刋邪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

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脫悞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

先生尚爾

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耳碑蓋被旨作而誌又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文多無暇聞都下已刊板想卽見之也某頃伴彼使頗能誦某文以此知彼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爲此碑若欲使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刊刻詩文固是小儒嗽名醜態至論作詩雖高才

非甚習不能工非先生深得其理不能道令人何

易言撚鬚耶碑指富公碑觀公意知一碑亦不輕

作

與毛澤民

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

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峰上

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許間今冬

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

粗定他更無足為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

儻有意乎。

達人自具曠識。垂白老翁。蚤起忙忙。作求田問舍計者。以不知七十後。尚有幾歲月耳。袁石公有云、世情當出不當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我勝負心。當退不當進。若只同尋常人行徑。便如蜉蝣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暮。讀坡公未必能至一語。令人惕然、

東司馬溫公

秉再啟超然之作、進不惟不肯附託以爲龍、遂使東方

陋州爲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
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
發一笑耳彭城嘉山水点繁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
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寥寂矣謫居
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
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已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
爲恨殊深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
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煙雨曉夕百變
處貧第一法
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

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悵然伏乞以時善加
調護

仕宦而甚窮鄉不過有時匱乏耳能以布褐藜藿
處之何地不可税駕此言是選籍中一服清涼散
也○東坡曰吾始至東海環視水天無際淒然傷
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
九州在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
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浮於芥茫然不知所濟
少焉水涸蟻即竟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

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具此達觀則彭殤不啻井底也

與毛澤民

自喜語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德永以為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

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强作報滅裂死罪風雲百變足娛老人看得世情透徹方有此怡然自得境界至奇愚發于厄窮眞令千古才人爲之生色傳之知音得無令普天下皆捫腹耶眉公東馮大參云憐才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如嚴霜一寒透骨如何如何

與魯直

某啟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云大率似長沙審

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
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途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
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凛凛然木到渠成不煩預憂
但數日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麵
兩碗胡麻茯苓麨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能作
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見道語）非特愈痔所得多
矣子由得書甚能有益于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少
遊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淹忽爲之
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雖繼惟倍

萬保重不宣

若勉若慰序致淋漓斷梗飄萍遠者處之如安居耳東坡曾云困病得閑殊不惡以安是藥更無方不特愈痔所獲實多得無別有所會耶

與魯直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已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君奇怪以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

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陶石簣論文云文之平淡者乃奇麗之極。今人千般作怪非是厭平淡不爲政是不能爲平淡耳則知文非奇麗之極不能爲平淡坡公所謂平和之餘溢爲奇怪也今人一有意爲奇怪便是偏鋒終非實學

與李延評

某啟經由特辱枉訪適以臥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暇洽行忽遽不及一謝明日解維遂爾違濶豈

勝愧負。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為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報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為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出有妙思）寄惠佳紙名薌重煩厚意一一捧領

訖感怍不已適有他冗書不周謹

唐李勉性好琴畜琴最富其絶佳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以供把玩便爾永日陶公所言但得琴中趣何勞指上音坡公一偈得無從此脫胎耶

與魯直

有姪壻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爲作書然舊聞大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山有程道晦

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天之生人每令窮者相聚一處使貧者皆欣然自樂使與富者相聚相形之下便多幾許跼蹐矣曾直在黔坡公在惠皆窮鄉也而王郎與程子尚欲邀游於兩公之間知其窮興亦復不淺

與陳傳道

某啟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爲貺禮意兼重捧領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某以衰病難於

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繁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過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大爲待從出爲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爲遇乎來使力告回匾匾百不盡一作遠千萬自愛

使見

如是君能安遇

袁中郎嘗與沈博士云吳令甚苦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蝇蚋官長尊如閻老以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圍之腰綿於弱柳每照鬚眉輒爾自嫌彼公欲乞一閒郡正是此意然隨遇

自安不欲更有所擇則擇亦何益耶

又與傳道

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甚勤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槧審比來起居佳勝慰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獲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猶存若家伯仲間近見報履常作正字伯仲介特之操處險益勵時流孰知之者用是占之知議稍伸耶傳道豈久莞庫者未由面譁惟冀厚自愛重而已

遠訊忽來若喜若慰劉孝標所云人非鹿豕波沉雨滯無由交羽觴昔離佩睍浮雲而搔首臨清流而浩歌變遂迴星亦云勞心對此纏綿令人意鬱伯仲指傳道履常履常時作正字故云公議稍伸因復勉其兄介特之操世無知者

與龐安常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冏直蒙酋冥冏為冬直為春蒙為夏酋為秋冥復為冬則此理也人之

至理

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之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脉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舉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

可參贊生諸說

窮物理當為僕思之是否一報腎二而屬水目二亦水則屬水手與足各二而無水何亦屬水鼻二而體二有水可屬水外腎亦一而體二且無水可屬水然則耳亦二而無水將屬水乎抑屬火乎固有不易解者非盡由讀書少也

然舉筆寫來自具至理

與陳公容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為樂未央公既王事靡寧某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亟辱

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歲已脫向鵬之憂行有見蝎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於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宗子相寄許性之云零霜握別倏已殘春歲序駸流離心地忽憶昔滄洲聚首風雨停巵謔語雄談千古一快紅塵忽接青山頓遠春波正深芙蕖漸綠夢魂栩栩彷彿蕊珠

人生離別聚會之感朋友居多然從老大而廻思少年益深吁悒王元美云人生忽忽可念正爲此

耳

與李方叔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闗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瓢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遊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李夢陽東友云今人不喜人奇見人張拱深揖口

吶吶不吐。則目為老成人。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蘇黃諸公正犯此忌。那得不尋後慎口耶。然坡公有云。生平如食中有蠅。吐出乃已。恐終不能作太廟金人也

與吳秀才

某啟。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修敬。不謂過子衡門大熱。間關榛莽。曲賜臨顧。一見灑然。遂見平生之懽。典刑所鍾。既深嘆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

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哀晚何以爲對送別提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臠難韓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欵奉

警心

送別至恍然如夢廻思陳迹具存眞有不可解者

袁中郎別王子穀曰屈指生平別吾惟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別一長老合今別子而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病此別非病非情亦復塡膺之甚即

弟亦不知其所以也此亦有夢中恍然不可自解
之意
舟從言舟行僕從臨顧卽枉顧意
與王敏仲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已與長子邁訣已處
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
與諸子死卽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
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
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

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抵以代面別

謝仲滇貽王敏仲云聚散一夢中人耳馬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已悽然有朋友睽離之感今復垂老投荒相見無日能不益深悲憾耶讀之如天空海濶悲風颯然四顧無人凄然欲泣嗟乎茫茫今古亦復誰能道此

再與敏仲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

廣惠閒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惠一城人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普門滴心）有滴水巖。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巖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苫蓋。大約不過費百千數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

七千者令歲買大篩竹萬竿作竹椀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小房錢可以日税一百以備抽換之費尊差兵匠數人巡觀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為患者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更苦面望仙耳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帥漕諸公亦多請與語某喜公濟物之事故詳以告可否更在耳

囑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

極難事却敘得極易如見百丈流泉齊歸檻下八功德水亦大費經營矣 再與敏仲評

又與敏仲

聞遂作管引滿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荳大以小竹鍼穿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 如是如是 仍願公壁書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周密乃爾亦是水利中一小疏註

又與敏仲

某再啟示喻津遺孤孀救藥病厲政無急於此者矣非敏仲莫能行之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董榮居者專與杭相類莫若擘劃一病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喻以此等各任宜快意目前美哉此言謹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人議論可聽想蒙顧盼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此類是

也。仕宦快意因前言彼徒爲一時豪舉未若長久計耳誠能爲久計故羨美之

與謝民師推官

某啟衰病枯槁百念已忘錙衣之心尚餘此耳蒙不鄙棄贈以瑰瑋藏之巾笥詠以爲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啟代違

東

與鄭靖老

屯。張君俞乃郊知之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据摭令閑於囹圄不知退之辭辯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

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其鬚髮盡白然體力原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澤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爲家朱邑有言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

眉赤水云大丈夫不能封侯廟食則五嶽四瀆何

處不容寄傲。乃跼促一宦。營戀五斗。爲造化小兒籠絡耶。帶月荷鋤。當令人悠然神往。

與滕達道

聞張郎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某若得旨。當與之同舟于南窮囫之中。一段樂事。古人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却逍遙堂橫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兒子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卑意。又欲其紆宛深密也。如何不畀

張聖清造一小舟名自在天隨身所需無不略具與友人觴咏其中隨其所適毎一念之此景竟不可得癸亥仲春與惺承東銘兩蘗子赴瀨水募篤小檝從虎邱歷惠山乘風揚帆兩月而至天空雲濶中絕無一事縈懐因思坡公書中云窮困中一段樂事爲之憮然

與滕達道

屢枉専使感愧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絕佳徤見教如元素黜罷藩有所悟遂絕此事

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辱
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
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
右耳不罪不罪

從他人黜罷中猛然有省方是眞覺苦樂無量只
從一念中起分兩塗不可貿然錯過

視無功云生人大限不滿百甲子一周當作餘年
不當更問兒女米塩瑣碎事此所謂晚景打疊也

又與滕達道

某啟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日前紛
紛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
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
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
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
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槩否
書不能盡區區

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一味處順境並不見學力
惟拂意之事而視之恬然方是眞實學道借此得

暫休逸是處變第一妙想知此則憂愁憤懣何自
而生

又與達道

示喻宜甫夢遇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
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
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祭扣竟不
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遶愛賊故爲饑火所燒然
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靜便不服食亦理之常
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

之不食也此問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旦暮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輙此奉廣而已不罪

鄒守益云竹樹林塘爻呈道趣花香鳥語互發幽襟雖超然鍾鼎之外然終是猶倚於境不爲境倚者即金華百萬簿書堆積道味幽襟有何增損耶

強食强不食便增一重公案如何如何

與滕達道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輙守偏見至
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
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
覺疎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嘵嘵不
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
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淸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
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輙持深眷信筆直突千
萬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
喜

王荆公行新法有貽書邵子者欲投劾去邵子曰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於君則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此心耿耿公其有隱憂乎

再與達道

春再啟近在楊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繁齊整想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羣

小之志也情切之言盡恕其拙幸甚

王元美與明輔方伯云中年血氣不易復自今以往願加保愛如補劓如抱卵綿綿不存用之不動乃佳耳除疾于未病之先謹沉疾於微病之始亦可以得中醫

與朱康叔

某啟醫書不可過百事噎廢稍疎上間想不深訝比日伏想尊履佳勝別錄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劑此如新出甕極爲奇珍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

同飲盛德也秋熱見望保練行膺畯陟

詩話云公在徐州二王子立子敏館於子張子厚來過二王子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有詩曰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二三佳士誠酒中人也

東滕達道

某啟一別十四年流離契濶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悲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

勝爲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與田巳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觀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嘗至治下攪擾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爲時自重

稼軒詞云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住道明日是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用右軍帖入詞得自然之妙此纏綿婉曲而情致自然讀之邑邑

與朱康叔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且

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麵
酒果一捧領訖但有慚怍舍弟離此數日來斂尋附
洪州迤與之已遷居江上臨皐亭甚清曠風晨月夕（妙語）
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
以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爲一
笑酷暑萬乞保練

公自序云去年二十六與子由同舉制策寓懷遠驛
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有感槩離合之意自
爾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常八九每夏秋之交風

雨作。木落草衰。便淒然有此感。葢三十年。臨皐亭月夕風晨。令人倍增惋戀。

又與康叔

某啟。近附黃岡縣遞拜書。必達。專人過此。領手教。俱審起居佳勝。淒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惟祈善保。敦交宅。計此月末方離陳南河淺澁。想五六月間力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家固貧甚。然鄉中亦有一小莊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說。恐未能如雅志。又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遽令放閑耶。

問及物食、天漸熱、難久停、恐空煩費也、海味亦不若
食既黍雅契、自當一一奉白
歳行盡矣、紙窓竹屋、殘缸青熒、思會合何時、令人
惆悵、

柬康叔

某啟、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隨簡惠貺、并深此日
尊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遊、（便非俗吏）
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
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所致、今已

復常矣子由尚未到其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時自重

康叔爲政淸閑於此可見○隨簡似言使來耑簡下頒如從天而墮洗愁字新甚

與康叔

閣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閣之所向及側近故事迹爲幸豈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

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楷一本寄上却求爲書拋磚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爲病勸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顏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山谷云古之能爲文者直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蓋妙在取意也能取意便不剏入

與康叔

與可船且夕到此爲之泫然想公亦耳子由到此須

留也住五七月恐知之前會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畧示論生細酒四器正濟所乏珍感生酒者中不易調停極清然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蒙公眷念遠致珍物勞人重費豈不省所安耶所聞凌掣至今虛位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牙呵呵馮君方想如所諭極煩留念又蒙傳示秘訣何以當此巽月得暇當試之天覺亦不得書此君信意簡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疎數為厚薄也酒法是用菉豆為麴者耶亦曾見說來不曾錄得方如果佳錄示亦幸

公追憶與可詩遺文付來哲後事代諸友又送張天覺云脫帽風流餘長史埋輪家世本留侯云云耳子由耳字疑即聞字解閔仲叔仲叔居安邑邑令聞之肉叔曰吾豈以口腹累人遂去

朱行中舍人

某啟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履茲春和台候勝常其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惋悵南海雖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時爲國保練不宜

不以遠謫爲甚而以違友爲恨足見雅量
奉狀（書啟也）若時（若猶言順時）

與李之儀

某啟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一答非特衰病簡懶
（奈何）
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問玷累
知交然覓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以赴潁昌
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慶某移永州過五羊度大
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拏舟相送數十里
（令人）
大浪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愛之匆酌酒與婦

飲尙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耳
酌對二語絕好陶詩劉伶妻不及端叔娟遠矣
五羊城名 大庾嶺名

與李之儀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
相見亦未可知也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
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
以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遊遂卒于道路哀哉
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鬚髮已皓

然然顏極丹且涯僕亦正如此各宜閟齋庶幾復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頻與教督一書幸送與其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閉齒二字可代一部黃庭○東坡還惠州有老嫗昔者一上功名富貴今日可如春夢遂謂之曰

元之昔集也非一人也

不車第馬

中年三典煌不大境化及舍觀閔之寸有怎

又與某人作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巳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

書及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眞令兒子往宜興刮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廉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坎坷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諧得○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蓋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相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悉數不罪

予坎坷家多落中年既少壎篪之樂而琴瑟中更晚節益無聊賴對此怦怦百端交集奈何

與黃師是

行計屢敗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
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
百指諉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毗陵矣荷憂愛至深
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為報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風
得敗過節旁
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為賢于不掃也若
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廉纖總穿戶不扃
昏無塵氣
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床前有月
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前公送師是赴兩浙憲詩云世亦無此老秋晚得

王孫豈非叔度家豈出炎公門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當時人未解綠衣句義問之公公曰吾家朝雲每見師是惟其官職不遷耳乃知公詩有已意爲句者尺札亦然不宜強爲索解

與廣西憲曹司勳

某啟事人至賜教累幅慰㭊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至某得罪幾二年矣愚陋貪生輙緣聖主寬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即目殊健也公別後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

○黃○佛○第○二○法○

氣自復知邑公讀華嚴有得囿所望於斯人也居閑
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
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厲靈蕭然顧公與程之邵議
之或同一創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
如何如何然愼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
王高郵白首頗有立知州之蒙惠奇茗丹砂烏藥散餌
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綏馭少方殆不可
用願爲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司勳名輔字子方海陵人公前有詩送之曰曹子

本儒俠筆勢翻濤瀾往來戎馬間邊風裂儒冠詩成橫槊裏稍墨何曾乾其人亦豪杰士故以陳將軍事告之

與馬祖仁

某慰疏言伏承艱疚退居久矣月月逾邁哀痛理極未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以漂寓窮荒人事斷絕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支持廓然遒遠追痛何及伏惟俯禮適變寬中強食謹奉慰疏不次

豈惻沉摯之音令人氣伏俯禮適變慰疏中無此

細熨

又與祖仁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具啓答謝感怍不可言喻老瘁不復嚮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間關寸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守下區區非面不旣之人寫大狀不罪手拙簡略不次

與祖仁

昨日辱遠逕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蚤來又

聞已走訟楸未敢上謁傾手教慨悽無地至節想肴孝思難堪奈何來日當往謁慰節晨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

藹然有仁孝之思餽以薦先便爾鄭重想此時馬公亦在讀禮故云已走訟楸耳

至節 時適冬至

與晦夫

某旣辱答教感服風月之約敢不敬諾庚公南樓所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携被往也

近彭兆先葆初有花月夜招友云有月無花有花無月想天上人間嘉會良難也疇昔之夜月因花而生輝花因月而呈媚兩相酬答能不繾綣今夕月盈花足醉月酣花何容已已雖無嘉旨而有良朋花月亦不嗤我冷寂也尚人不趁花月而花月不能待人如此良夜何便携襟被決不可遲

與李無晦

某啟久留浙中過辱存顧最爲親厚既去又承追餞甚遠自惟衰拙衆所鄙棄自非風義之篤何以至此

既洌但有思詠兩辱書教具審起居佳勝今歲科舉闈且就鄉里承示喻進取之意甚惓盛時美才何遽如此且勉之決取爲望新文不惜見寄未緣集會惟萬萬自重不宣

抱才不遇往往意興索寞非良朋勉勵何由奮發

劉汝佳與孫子京云良苦足下霜蹄暫蹶哀鳴不渡嘗惜錦幛泥耶要之朱花赤汁終非外廐中物與此同意

與陳懷立

昨日辱訪感此不已經宿起居佳勝蒙借示子明傳神筆勢精妙髣髴莫辨恐更有別本願得一軸使觀者動心駭目也嶺海濶絕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秋凉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即伏謁以盡區區

曲盡三日間情事嶺海生還若喜若慰若悲其情無所不有

與李方叔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

碧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輔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閑爲考之

序述鏡有古意寫鏡逼真凜凜有寒光入目

與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盎然有得載之而南

矣辱手教極甚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
諸紳寢食不忘也

數語足見朋友忠愛之至錢文薦與毛別駕云昔
人稱淡交淡則久彼握道歡其濃若醴無何翻
覆如雨如雲此道幾投大荒之野矣門下念故人
如新始位明水萬逾醇醴也

與方叔

承示喻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
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

水巷見乞兒兩足拳㩳㞋子行遲皆以錢物飲食遺
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僦曩居則乞兒
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遲就問之
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再服之立效其
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
婦人秘之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
不知耳博濟謂以虎脛爲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
不忍復敍
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
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

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寫朝雲一段令人悽惋欲絶序藥方亦委惋沉折非近筆可及

與孫叔靜

昨日辱臨顧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嘆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卽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惕捧手敎且審尊體佳勝且夕造謁以究所懷

二

前日辱下顧尚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敎承起居佳

勝卑體尚未痊快坐阻談論爲悵惘也惠示妙劑及
方獲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

三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
風起舟不敢解故復少留因來淨惠與惠州三道人
語耳無緣重詣臨紙惋悵

四

去德彌月思仰縈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
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閔借舟未

知能達韶否流行坎止輙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
未卜惟萬萬爲國自重

總評

簡淨似晉人

答劉貢父

久濶暫聚復此違異悵悒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
辱書感怍無量字畫妍潔及問來使云尊貌比視下
車時皙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可田歸
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爲時自重不宜

公廣陵會三同舍首則貢父也嘗贈之曰去年送
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硯誰能共廣陵
三日語相對渾如夢羡子去安閑至邪正喧鬨云
云

王元美與長卿云月來不見公半牘一見之覺九
咽中作甘露灑爽不可言李滄溟亦云隸從東山
來持元美報書至發之如見元美也洵然

又與貢父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

作乃妥討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傍觀之諸奈何奈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想見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盛滿茯苓松脂雖乏近効而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迂拙多忤是宦途第一下考所以李陳玉石守謂門生曰初入仕便宜作罷想勿大奢願正坐此病耳

答曾子宣

某啟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照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覲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尚煩藩翰之寄違濶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凉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入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爲
國順時自愛

郭青螺有云尋常官只作等閒未有若我公今日者潑滿濡毫借天作紙寫不盡我公清致勤勤懇懇予深有味於斯言

又與子宣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邊落寧肅公豈久外哉示諭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栁子良宣德赴潞募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啟冗迫不盡區區

又

某啟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怨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即爲詞頭所迫卒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日願公一笑而恕之且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總批

中郎與皇甫二泉云抱牘之苦甚於抱病簿領之繁忿於藥餌以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圍之腹綿於弱柳毎照鬚眉輒爾自嫌爲吏之苦於此傾畧殆盡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愼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

此物香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

或問習海南者子由近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慘凜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公約公擇飲詩云春風無事秋月閑紅粧執樂豪且妍琵琶一曲四十絃客來留飲不計錢良時爲樂聊復爾爾

又與公擇

今日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

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啟上

公擇好飲而故以乳泉相戲何耶觀大醉傅國博家詩曰見葦泊手鬧黃昏應笑山公醉習園縱使先生能一石主人未肯獨留髡得無似此

與傅維巖秘校

某啟專人至承不鄙罪廢長箋見及援證古今陳義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守局海徼循陋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所愧即爲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公前謂傳論詩說劍俱第一而淹屈才美爲之慊然然勉慰之至猶見周摯

與林天和長官

某啟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幼累已到城流寓中一喜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一喜一懼寫出貧宦苦況

與蒲誠之

聞車騎已在二曲即見風采喜慰可知冒寒行李不

易入此僻左獲奉清遊幸甚也

謝安石謂支公曰人生如寄耳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慨觸事增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獲奉清遊言之色喜

答楊濟甫

某近領臘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佳勝某此與賤累如常令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爲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圃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

頗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吳應秋柬黃子軒曰足下解組何急耶計梅雨過園林高槐疎柳翠色在衣裾間落日池上酌清風徐來又安問大羅天也一徑可樂便可盤桓何必眞是山居

與楊濟甫

近領來書喜知眠食佳安某此與賤累皆安陳州舍弟並安不煩念及久客都下桂玉所迫囊裝並竭今冬積雪四五尺僦居弊陋殊無聊惟日望一差遣出

去耳未由披奉千萬珍重

坡公亦爲貧所困耶姚覲闇云長安碌碌正是斷送才人之地昔猶斷送於奔競趨承今且斷送於啼饑號寒矣奈何奈何

答楊君素

久不奉書遥中領來数欣承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奉别忽四年薄宦維絆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惋嘆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袁中郎東叔云金閶自繁華今自苦畫舡簫鼓歌童舞女此豪客事非今事也奇花異卉危石孤岑此幽人觀非今觀也詩壇酒社朱門紫陌振衣莫聳之峰濯足虎邱之池此遊客樂非今樂也今所對者鵠衣粮長簣口刁訟及蟣蝨滿身之囚徒耳簿廩羈絆能無廻思故山

與大覺禪師璉公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蓋户捨）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

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似蠹異累有所覺於費穢不欲盡談嫌涉𢙅爾以此益不欲於俗家收藏意只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復爾也請勿復談此某比之人可令齋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齎籠仗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替當受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

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錄寄也

喜捨則受之本與受者無涉而璉公必欲相換有相未忘無罹坡公之大笑也偶記李映碧清與夫山和尚二謔附後一條

昔某木匠誤勾陰府閻羅命原勾人送回原勾索賂不肯行匠無物可與念舊主沈萬三生前最富向彼貸之萬三嘆曰汝木匠也向送我入棺曾見我携一物來否又某臣姬妾甚多忽閻羅遣勾者至諸姬環繞無隙可入勾者懼罪向諸姬求之諸

如曰汝不必性急不出幾日吾自然送來可發

一大噱不知璉公回首時羅漢亦帶得去否

答水陸通長老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登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爲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師久安閑獨追於衆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爲心應不計勞逸也未緣會合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與康公操都管

某稔聞才德之美尚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

懷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甚不諭方知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人之至此者絶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隙輙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有企詠

宦遊何必擇地但有佳山水便堪駐足然亦在人之處心恬淡耳薄書叢雜豈無餘隙耶一刻投閒可以自樂他人那能知此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與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旣椎魯而遊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今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眞往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公有飲周長官詩云雲烟湖寺家家鏡燈火沙河

夜夜春愁不勸公勸秉燭老來光景似奔輪艮朋遠隔廻念風流應爲悼嘆眉赤水寄姜仲文曰白日逮行青髩易老何時同住一邱追思歌馬彭城剪燭官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逕宵枕籍累日沉冥往事杳然言之心斷艮復爾爾也○開祖名汾元豐二年知湖州公有詩云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

答陳履常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藥洗濯蒙鄙別來俯仰日深

遥中首辱教只感服良厚即日履兹酷暑起居何如
賢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冀爲時調
護

旬日不見黃生鄙吝復萌於心餘棄洗濯亦是此
意

與陳履常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
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
之難繼也輒和光祿菴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

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録呈高密蓮年旱蝗應副朔方自須紛然疲薾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河仙膠復陳奐球峯云所委搆思勞頓之餘若不能佳嘗聞食飯而知炊岀勞薪得朗食鷄而知栖常半露使非投之知味者當不見原矣公推許如是想亦知味者

答程彝仲

某啟奉别積年因循不脩書問每以爲愧遽中辱手

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部入都跋履之餘起居佳否老兒循道既久支行逾粹決無終否不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即當俯拾也未緣披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啟布問

彝仲名建用為宣德郎適脩山公作詩送之曰先生本吾耕文字浩千頃大率為文奔放故以繩墨規之

又與彝仲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

當在來歲冬抄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蒲日舍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既得連任蜀中遂可歸老守丞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葺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宦海浮沉畢生碌碌迴念故園親舊雞黍周旋誰無解組之想奈十丈軟紅塵無能跳出也唐人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為之淒然

答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奉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起居佳勝即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欣荷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古叔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接京師一别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嘆至於都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民間壓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爲辭至懇至懇

一書大足鼓舞志氣詹中岳勉友云世無子期白眼欲枯投揚鄴睡忽忽有長揖進者曰世曾有賦子虛而不遇狗監者哉投襦題橋遥伊異人玉屑霏霏千秋片刻耳讀此使人怦怦

與王慶源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祖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値歲飢人豪剽刦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蕭然鬬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

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東坡不善飲酒而喜觀人飲十五銀盞差足自豪矣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往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若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次修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覆讀之爽然如對妙

諭仍審此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遊堂記即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公前與柳子玉飲金山寺醉臥寶覺禪榻題詩于壁意致豪邁遠書來覬能無情意纏惻耶

答宮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為生則為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為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

右巽日歸田郄谷請感愧之至

讀公詩云因病得閒殊不惡心安是藥更無方此等藥物仍不必寄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蟜龍集向已讀盡數冊乃詩乃文筆力奇健深增嘆服僕嘗觀貫休齊已詩尤多凡陋而
英盡騰革
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一僧爲雄强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日沒流俗豈亦有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蘄人知而鼓譽也

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既承厚聊奉賡耳

曹能始云禪有理障有魔障與綺語無干昔詞人劉勰陸羽生長叢林所著雕繢滿眼不涉禪門隻字卽支道林廬山遠言固字字文也依拔公語曾更進一層

與人一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係之懷惟是禮勞不腆實深愧悚遠玆違間吏役絆攖未皇奉書以伸繾綣之情特蒙高明遠貺珍牘披繹數四感

仰交懷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
集臨紙增慨

與人二

浙右之别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
感慰兼集此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擢衆論
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末忻慰
可量

二札古質樸茂似晉魏間物體格誠爾雋拔

與眉守黎希聲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郎日遠想起居佳勝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留眉士論以爲稱屈）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墓貪祿忘家念之輙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爾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尚冀爲時自重

又與眉守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

裔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爲民自愛

　枌榆之念雖殷然寫得委婉曲折何其雅雋

答晁美叔

自别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爲喻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節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苦不如法彈劾相尋日俟汰譴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間爲國自重

　憤甚

嘉祐初公與子由寓興國浴室美叔忽見訪云吾

從歐陽公遊久矣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人須放他出一頭地則眷契之厚自與他人不同耳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眞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藥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轉更深）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耳

哉言之耶抑眞耶然末語自有深義

與王慶源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即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況味殊不佳退之所謂居閑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謂矣知叔丈年來頗看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爲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甚以時珍重

詩文發源云王慶源眉山人居瑞草橋西仲元睍

歸蜀有詩云爲予遠致殷勤瑞草橋邊老人紅帶雅宜白髮白醪光泛靑春故今寄札云爾

與鮮于子駿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遞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善快無量卽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外遠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況鄉井墳墓在焉討居之甚以爲樂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居官能如是否）多矣然在己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

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不宣

蘇子由云有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曰予宜置一歷日晝之所爲夜必記之如不欲記者卽不可作也溫公亦曰吾無過人處但生平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耳不敢行其所愧卽是此意

又與子駿

忝厚眷不敢用啟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

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閒處開看未嘗以示人益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鐵綽板之意

作文使人人可解便極爛熟吳震元所云文無腕力如行墟墓中了無生氣如游女國中了無丈夫氣何必求合世俗耳目耶

與范子豐

伏審子豐南宮殊健慶不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勝某更五七日泝汴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上寵

期望深至湯臨川云須速取龍頭爲熱心人一快貧者士之常然措大除此亦更無逐貧之法也

與何正道教授

忝命假手出於獎庇禮當詣謝以衰疾疲曳不給於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佳勝登州遽迫不果造別益

增仰戀

又

辱書承起居佳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瑰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友矣

二札別思黯然知有愧友朋方是無慚衾影

與歐陽仲純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苦羈事不克馳問慚負不可言即日起居何如見報除

審簿信否殊不知即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某衆庇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未可量盡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近詩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歐公子四人仲純居二除簿時當亦老矣公曾有詩云道旁垂白定沾巾正似當年綠髮新故國依然喬木在典型復見老成人似懷歐公也

答呂熙道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闊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爭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嘆耶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怍比日起居何如後會不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劉大受別戴君肇曰把袂河梁刺刺正難分去風引孤帆蘭橈迅筆蒹葭簫鼓中便成千里涕泗涓涓與江流爭漲桃花潭水弗言深矣

又與熙道 貞子徑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

弟朴納寡徒非長者輕𫝊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入間加以事少睡足眞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事少方能睡足今人總事少偏不肯睡乃知巧者無此福耳

與范蜀公

蒙示諭欲爲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在足且夕聞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特往荆渚

買一小庄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小房緡若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目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陶公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夕況蜀公大賢乎書亦神清色飛矣

又與范蜀公

承別紙示諭麴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

奇語

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感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尤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馮會稽東項明父云閉門靜坐無事攖懷若靜中又起一段思想便是難遣釋氏所謂魔也欲持定

力降之末能先儒云有心求靜即動良然良然此
不立彼何依將無處惹塵埃耶

答范蜀公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此最難得）
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
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瘡患及赤目杜門謝客而
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
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
惘

坡公表流離倚至臣亦自厭其餘生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勘破生死一關區區毀譽何足認眞

與王慶源

罪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旣懶墮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甎作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廹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閒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

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

不答曩是懶几席雲濤何等高曠然非高曠人不能懶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爲别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扎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嘗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封酒醉後曳

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矣眞與武林舊遊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薫蔔自愛

馮開之云南都公署惟司業署最勝前臨廣池新荷出水已二尺餘後傍雞鳴諸山金碧蒼翠參差溢目一亭盡領其勝公餘棲息不減林落然細思之畢竟是金粉餘習不若荒山大江醉後放脚爲遼曠也

答通禪師

蘭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

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寛大不即誅殛想（藹然）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既絕困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當作如是觀）兩書開諭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錢文薦與馬伯良云閲邸報知足下以高才取忌動遭彈射然不知寶鏡蒙塵增一番磨拭即增一番皎潔彼彈射我者足下直以磨鏡入視之不足

責也窮苦中方有所得此心泰然矣

答吳子野

濟南境上爲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夙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眞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邮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方遜志云古之名士少遭挫抑便戚嗟怨悼若無

所容者吾深病其無識不過爲窮約處不慣耳能如公言何適而不可

又與吳子野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嘆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 神遊 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虞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

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青簡且告勿八石至懇至懇、

陳徵公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坡公亦得中士法耳

答道源秘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甚病奇挹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乃見交態）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即答計

已獲罪左右然惟故人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中實無他也與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屠長卿東友云子方不利當世不賤泥沙則畏如鬼蜮公乃獨提一片肝腸照此冷局定須別有一副眼目從寥廓中覰破不隨衆妍媸短長豈可望於今之悠悠者乎當此際者復能幾人

答李寺丞

久別渴詠逅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況於他人君獨收卹有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頌靡也未緣會見萬萬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一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卽盡言之意）卽納上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第卽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渇訴字寫出至意憂患狼狽總以及第人處之難過耳有此一譬何所遇而不可

與陳季常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篇贊詠異夢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為國鑄造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佳否何日決可一遊郡城企望日深矣臨皐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

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
未聞萬萬以時自重
公至黃州岐亭北有青袍白馬來迎者故人陳慥
也明年復往季常使人勞之中塗作詩戒殺今相
傳有岐亭詩云云嗟乎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
我當安敢主君亦無此客朝來坐菴中惟見峰巒
集切謔吾友正復藹然
又與季常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長爲帶

來季長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甕但不惜一不須更爲恨也

借季長爲鼓舞相相色飛

再與季常

叠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公何也公養生之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禪

此亦游戲中三昧

與子野

寄惠建茗數品皆佳絶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怍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爲何物但珍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有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横卷頗長可用木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爲回信慙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受饋種種而以無一物了亦見曠達

又與子野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爲滯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卽是風濤掀天對岸卽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卽可相見也

屠赤水與王惟寅曰足下住淸淮口煙消月出水落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書來侘傺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閱境不貴取境冥如此中蕭

然則塵境自寓清虛足下以爲然否

與李公擇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便始）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不必說破）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語爲鄙吝人籍口然鄙吝人爲之畢竟俗態盡露

如何如何曾記公有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晩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又與公擇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

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巳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於時遇事左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魏蔽有云備嘗險阻天之所以玉汝也松栢不歷氷霜亦與凡卉同腐大丈夫歲寒之節正須受得摧挫纔有根器何必受人憐惜耶

答潮守刁景純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爾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

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興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謳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但以嘯詠爲懷與後人頌德政者迥别

又與景純

舊詩過煩鐫刻及壘竹橋字併蒙寄惠感愧兼集吳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億四首錄呈爲

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顧幸甚不光無端之指摘而但虞貽累溪山不特忠厚藹如抑且風流邁俗

與蘇景繁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閔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愧縮二字寫盡一時跼蹐無聊之態昔人所謂天地甚大不能容吾一身也此景維身歷者知之

又與景濂

近奉書想必達此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臥病半年終未淸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輙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自重

深自懺悔始知一應災殃當安心任受

又與景繁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也然雲藍觀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偉曩恨不一往也公嘗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奇云幸甚幸甚

壁觀猶云觀壁祖於達磨得大禪定矣當百如常便已了却一切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篋中爲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言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爲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嘆春間行部甚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一肚皮不合時宜想見捧腹時故態爾爾

與蘇景繁

承愛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憀甚矣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携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遊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因景生人因人生情沾泥飛絮令人悶悶

與景繁

貴府新令李顧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

比來所見少有才多俗吏傖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輙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强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小有才者必無大雅之致公自有具眼也

與蘇景繁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友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黐膠油膩急手解雪尚爲沾染若又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

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況謾傳耶無由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萬萬爲國自重

王右軍云中年傷於哀樂不獨樂是情哀愈是情孰能解脫王百谷與恩公云齒髮漸衰浮沉世諦東牽西絆如蜂粘蜘網愈脫愈纏言之酸鼻

與蘇景繁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

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此來諸況何如劄剳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病來如蕀病去如脫於此悟得浮幻方是真正靈明

與景繁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輙以仰此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會面聞留此書今請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

許容石硯若有餘者可輟即何[illegible]也

偕公云當今用者之求人更甚於人之求用王弇州與吳明卿云偶有佳物賁置足下藥籠中其人負氣任俠足下一見自能青眼將無同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蒙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灊泉之遊宛在目前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墊者之患乎得暇遣數字

慰此窮獨。

李商隱有句云崔珏之鬚眉常在夢寐才子懸心之地正自不同

與江惇禮秀才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蒞然自失此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雅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恐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君之也

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畧爲道意無緣面言臨紙
惘惘

與江惇禮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爲書爾乃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耳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符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畧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違世不敢白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坡公引掖後進不獨友朋即家庭亦然覌其與劉都曹書云僕窮困正坐文字蓋原離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議論符合况在青契耶

又與江秀才

所示徐君爲朝中知之者亦衆不省固嘗受仰然老朽無狀豈能爲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以發揚遺士使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當任以自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發揚道士尺當位者不可不有此意白樂天

云欲使生平故人知我形骸已瘁氣志已羸獨好

善愛才之心不死耳

又與江秀才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嘆文辭之美亦以見

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

半年可必也曾過江遊寒府山西否見邑人王文甫

兄弟爲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王鳳洲云生來文債未了形神役役終宜於墨池

中淹殺無計迴避大約為科舉不利者言耳讀之

惘惘

與徐司封

適辱車騎寵存感怍無窮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略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盛集可否無狀慚負多矣幸甚

答湖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

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繇一寓目但有企想
亦有出乎巍然使人神聳之意

答陳季常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間須承諭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答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是劃度脛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爲驚鸞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饑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未易化也鄉諺有云鈌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捫掌絕到知過節入州甚幸未問萬萬自

重

筆墨有波撇之致鉄口鏞子言他人則一毫不援耳

又與季常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為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恐是大江東去）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柰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闕車馬早晚此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覼縷

徐文長來友曰鄙章纔投和答輙至要爾取嘗便

若夙搆譬如老將快馬砍陣突圍旗鼓祚不得息

安得不竪旗以降疎快亦似此

又覆李常

罝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洒隱當詩堂塗

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壇越豈復持牌也

直是不耐煩就作豈真吟成七个字撚斷數根鬚

耶堂名酒隱淺而雋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甚無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吳江宦況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耳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入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便往二衢奉啟

亦復念此

生事無根名人每坐此病然終無長策亦若之何

與張朝請

其處兒東流同造治下嘗不啻遺老得存加感服

高誼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

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

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

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略相似至飲食物人烟蕭條之甚

去海康遠矣到彼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

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蚤成令渠獲一定

居遺物雖入而遊於蜀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未
暇上狀不罪

元美謝吳司徒云齒頰餘生得賜收采不燃之灰
豈堪作藥籠中物時以篤舊之深等之遺簪敝珥
古人云知己重於感恩某豈敢一食而忘左右耶

又與張朝請

某再啟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塗也嘗別
具賀牘某闕人寫啟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子由荷
存庇深矣不易一兩言謝也新書海上肅咏之餘有

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又

某啟久不上狀想察某衰疾多畏非簡慢也新軍使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佳勝感慰兼極某到此數臥病今幸少間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完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絶此雖島外

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怍無已
春色不到色處偏有故人爲之拂拭能無嘶哉

與南華辯老

久忝侍從囊中薄有餘貲深恐書生薄福難畜此物到此已來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朝暮漸覺此身輕安矣示諭恐傳者之過材料工錢皆分外供給無毫髮干撓官私者知之免憂此言非道友相愛誰肯出此感服之至歲盡會合何日臨紙悵惘

畢念貧慳墮入惡僧不過不知命耳難留此物千古書生薄福技倆對之啞然失笑

與南華辯老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集又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惠及罌粟鹹豉等益荷厚意銀銘模刻甚精葉此凡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爲衆自愛

筆墨道淨具有古意

與參寥子

慧淨琳老及諸僧和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已來亦粗知道但道心屢起數爲世務所移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爾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而不動懷則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爲少游展力此人不凡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與轉達仍已有書令起丁輩准備信物今送去俞託其穩當舶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

聊以自解凡人到極不堪處惟有此念可以偷安

與蔡寥子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紀適參寥使者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上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日忘湖山也

湖山之癖在夢寐間原不必身到其處也是處雲山隨意得自是雅人深致耳

與參寥子

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自取無足言者事皆已往譬

之墜甑無可追計從來奉養陋薄廩入雖微亦可供饘粥及予由分俸七千邁將家大半就食宜輿既不失所外何復挂心實脩然此行也已達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紗累肚皺各一致區區而已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無所須承問所幹感愧而已

看破一切隨地皆仙達人固有不可及處豈眞一飽無求效田睦老攤腹黑甜耶

又與參寥子

某病甚幾不相見兩日乃微有生意書中旨意一一領悉但不能多書歷答也見知識中病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者俗情不免效之果若有應其他不恤也遺表千萬勿刻無補有害也

生老病死時至奉行公已悟卻一切矣致仕得活得無爲貪痴人下一轉語耶

與泉老

某啟今日忽有老人來訪姓徐名中鬚髮如雪云七十六歲矣示兩頌雖非奇特亦有可觀子然一身寄

食江湖間自傷身世潸然出涕不知當死誰手老夫自是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哀生然亦為之出涕也和尚慈悲普救何妨輙叢林一席之地日與破一分粥飯養此天窮之士盡其天年使不僵仆道路豈非教法之本意乎請相度一報如何卽令人製衣物去此人雖不審其性行然決是讀書應舉之人垂死窮途之士百念灰冷必無為惡之理幸望慈憫攝受不罪不罪

天地間持有此等苦境人自不關心耳得婆心者

一爲點出便覺滿眼悲慨置身無地嗟乎嗟乎百

念灰冷必無爲惡之理信乎否也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麁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

東坡妙人何作此言

可但言我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爲然且看公

亡刼而少留意也

營營逐逐爲子孫作牛馬坡公豈不解此乃作是違心語耶想亦爲他人囑筆聊復爾爾然筆氣自俊

與李公擇

與可之亡不惟痛其令德不壽又哀其極貧後事索然而子由婿其少子頗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賢而文久遠却不復憂唯目下不可不助之爾

一生一死乃見交情況在絲蘿之好耶數語使人

酸鼻

與佛印

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棲賢遷師處又領手字感作無量數日大熱緬想山間方適淸和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廬已難下筆而龍君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少寬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爲山靈勸回俗駕今僕犯塵垢垂三十年困而後知返豈敢便點涴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迎許之何以得此豈非宿緣

也哉向熱順時自愛

脫却火坑而入清涼國土言之色飛詞雖飄撇而

心喜之狀已見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佳勝甚欲

詣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倩自殷厚汪南㝠僕云鍾山紫氣迴首千里禄未能

一謁堂階乃巾懷明德固與江漢深矣